



坊间纪事

骑哈喽

是不少一把年纪的人,比年轻人还性子急,一般不等绿灯,眯一眼就飞速闯灯。最规矩是学生模样的孩子,看着只要绿灯不亮,不管前边有多少人飞身过去,都两手抓着刹车,恭候放行指令。看着这帮平时打打闹闹,看见灯就一本正经的孩子,总觉得这蓝天白云更美,宽阔的街道更敞亮。

某日晨某街口即景,前面有青菜贩子三轮车闯灯,蹭着一个姑娘的裙裾,好悬!又一辆满是工具也满车石灰点点的车,差点顶上另一辆迎面过来的快递车,信号他们谁都不看,刚过路口,一送孩子上学的妇女就将刚吃完的早餐包装,随手丢在地上。这边塑料袋刚落地,那边又有一中年人边骑车边把抽完的烟头扔下,烟还丝丝缕缕地冒着。这一幕幕看得人心里不大舒坦,辜负了清晨的好时光。当然还有更多例外,有次在一仅容一辆车通行的非机动车道,一辆电动车跟在我后面,走了很长的距离,到了岔口才超过去,他没有鸣一次喇叭督促我。

逆行也是很流行的骑法,很多过了小道进入大道时,没有通行的口子,逆行要很远的距离,逆行也就三五十米。这样的路还不止一条,造成了很多单向车道成了擦肩而过双向骑行,自发生出新功能。

一个车一个性子,遇上别扭的难打发的,碰碎一路;赶上顺溜的可行的,一路心情畅快,小曲随口哼出。

哈喽车的舒适度一般,短距离可以,长时间骑行自生难言之隐,不得不停下来缓解片刻。真享受骑车,就得骑行在新铺就的那些路上。乌亮的平整路面,橘红的非机动车道,骑在上面,穿行在绿荫里,如风过水面。一大早无人的路上,还可以把车蹬到极致,然后停下来,让车自由奔跑,自己也成了风琴。

不久前一个清晨,在文化市场入口处,一队晨练老人过路,五六辆品牌不一的轿车,齐刷停在斑马线外,目送这帮老人过路,同时也让过了我的单车。那天的风稍稍有些凉,可心里暖着,生活里多了这些不尽完美的小精灵,出行变得多姿多彩了,斑斓得晃眼,有了单车才真敢说,说走就走。

哈喽车的舒适度一般,短距离可以,长时间骑行自生难言之隐,不得不停下来缓解片刻。真享受骑车,就得骑行在新铺就的那些路上。乌亮的平整路面,橘红的非机动车道,骑在上面,穿行在绿荫里,如风过水面。一大早无人的路上,还可以把车蹬到极致,然后停下来,让车自由奔跑,自己也成了风琴。

不久前一个清晨,在文化市场入口处,一队晨练老人过路,五六辆品牌不一的轿车,齐刷停在斑马线外,目送这帮老人过路,同时也让过了我的单车。那天的风稍稍有些凉,可心里暖着,生活里多了这些不尽完美的小精灵,出行变得多姿多彩了,斑斓得晃眼,有了单车才真敢说,说走就走。

不久前一个清晨,在文化市场入口处,一队晨练老人过路,五六辆品牌不一的轿车,齐刷停在斑马线外,目送这帮老人过路,同时也让过了我的单车。那天的风稍稍有些凉,可心里暖着,生活里多了这些不尽完美的小精灵,出行变得多姿多彩了,斑斓得晃眼,有了单车才真敢说,说走就走。

看了许多医生,都说是母亲这种病叫“饿瘠”,是年轻时经常吃不饱挨坐下的,必须通过食疗慢慢地养。有人说,对医生的话可信,不可信,可他们对母亲病情的分析我却句句深信不疑。在农村比较贫穷的那个时期,尤其是遭受自然灾害的年月里,家里有点粮食,母亲都省给了干体力活的父亲和我们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就连讨饭讨到的一点东西都舍不得吃。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直隐藏在我心中几十年。1961年春天,是我们家乡遭灾的第二年。一天,家里实在没啥吃了,母亲领着我到邻村讨饭。跑到地头偏西,才碰到一家好心人给了一块地瓜和一碗煮地瓜的水。母亲只喝了几口煮地瓜的水,把地瓜掰开,一半给了我,一半揣进怀里,她是带回家给襁褓中的二弟吃啊!

这时,母亲挎着一个篮子进了家门。她掀开盖在上面的毛巾,把十几个冒着热气的馒头端在我面前,说:“你几年不吃窝头了、带着路上吃。”那个时候,家乡人吃个馒头还是很大的奢望。母亲怕我路上饿着,提了一篮子玉米换来三斤馒头。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尤其是落下了“饿瘠”的母亲,还舍不得吃个馒头……我把推开母亲手中的篮子,拿起行李走出家门。自行车走出了很远,我回头再望一眼老家,只见村头寒风中的母亲提着那只篮子,还在远远地望着我。

去年,母亲的病久治不愈,住进了医院。我们姐弟万没想到,平生从没住过医院的母亲第一次住院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祭日这天,我携妻儿专程赶回老家祭祀母亲。上车离开时,我习惯性地回头看一眼母亲曾经送我的地方,仿佛仍见母亲双眼闪烁着慈祥的目光,在村头送我离家出门……

1979年伊始,我当兵四年后第一次探亲休假就要结束了。这天吃过早饭,正准备启程,却不见了母亲的身影。这次回来探亲,看到母亲身体已不如从前,令人揪心的是添了一种咳嗽病,一咳上来就喘不动气。我带母亲到医院

□ 赵峰

共享单车说火就火了,一夜之间燎原了大街小巷,乡间田野也遍布它们的身影。气象蓬勃,名字却不堂皇,合着眼也不能蒙个“顶礼”啊!一副十足五体投地的跪拜像,没出息透了!一点洒脱劲也没有。就冲这莺儿吧唧的名,本能就生七分厌倦。

烦透一个东西,最容易物极必反,不久单车队伍里猛不丁杀出一“蓝袍小将”,名唤“哈喽”。蓝瓦圆,蓝白相间车体,像是蓝天白云落地。一下就想起隋唐时的美男子,淄博人罗成,透着一股逼人的“帅”。不用多端详,就一见钟情最长的一个。除了最初有诸葛亮的辅佐外,刘禅还能在其他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庸碌之辈所能做到的吧。

在降魏的问题上,刘禅的不战而降,实际上保全了蜀国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为一己之私而倾尽全民之命。而面对司马昭的提问时,刘禅装憨卖傻,养晦自保,使得司马昭放松了警惕。这一方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司马昭对于蜀国的安抚政策。所以周寿昌在《三国志集解》这样评价阿斗:“恐听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刘禅在位共计41年,是三国时期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除了最初有诸葛亮的辅佐外,刘禅还能在其他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庸碌之辈所能做到的吧。

强兵,狼倾虎视”,说诸葛亮及时死去使其“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暗指诸葛亮如果不死,早晚会图谋不轨。刘禅闻言大怒,将其下狱处死。这说明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内乱不可避免。

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葬之。”到后来,杨仪被诛后,刘禅立即给魏延平了反,恢复了当初的爵位。

在降魏的问题上,刘禅的不战而降,实际上保全了蜀国百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为一己之私而倾尽全民之命。而面对司马昭的提问时,刘禅装憨卖傻,养晦自保,使得司马昭放松了警惕。这一方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司马昭对于蜀国的安抚政策。所以周寿昌在《三国志集解》这样评价阿斗:“恐听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刘禅在位共计41年,是三国时期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除了最初有诸葛亮的辅佐外,刘禅还能在其他贤臣的辅助下做了30年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庸碌之辈所能做到的吧。



时尚辞典

逃离闲置

□ 陆勇强

很多年前,我在一家国营工厂工作。在工区的最西面,有一座十层楼高的水泥平台,每层平台上布满了各种机器。

第一次走上水泥平台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里面的景象触目惊心,所有的设备全部积满了黄色的锈迹,像枫树皮一样破裂着。一阵风吹过,头顶管道上的锈块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

所谓颓废,所谓闲置,再也没有这厂房给我的刺激更大了。这原先是这家工厂的一个车间,因为在试生产过程中,出了事故,于是生产停了下来,所有工人被解散。据说购买这些设备的投资需要两千万左右。这两千万元就在风雨中腐烂着,被人漠视着。

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工人,工作轻松,有许多时间可以在厂区闲逛。午休的时候,同事谈女人,谈赌钱,而我会抓一本书,或者一叠旧报纸,偷偷来到水泥平台上,找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来,看看书,翻翻报纸,这里非常安静。

闲置的厂房里,没有什么人会来,管道上开始有鸟儿在筑巢,它们叽叽喳喳地在管道间,在各种断裂的电线、油管中穿梭飞舞和嬉戏。

斑鸠是不在乎这种窘态的,画眉、黄鹂、八哥、鸚鵡、麻雀等等也不置可否。童年时分,我就特别羡慕这些贪嘴的鸟儿,它们每天早晨起来,就可以躲在茂盛浓郁的桑叶之下,围着色泽鲜艳的紫红桑葚,忘乎所以地争相啄食;美餐之后,或交头接耳讨论

着吃法,或引吭高歌抒发着情怀,那副恣意乐观、怡然自得的满足神情,令人好生羡慕。而我们则被严厉的父亲“明令禁止”:“绝对不可以攀高!更不允许爬树!因此,每当馋虫像蚕儿一样慢慢在心尖蠕动时,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有一阵风起,这样熟透了桑葚就会三三两两地掉落下来,随手捡起一颗,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那种感觉真可谓“参差红紫熟方好,一缕清甜心底落”,而眼前所见的则是“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了。

再回到汉语的词汇上来说,“红得发紫”多少有点褒中含贬的味道。可是应用到桑葚的身上,这红绝对是故乡流动的血脉,这紫肯定是乡亲真情的呼唤——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可以择一块山地,披一身蓑笠,种一片桑林,如此,那鲜红黑亮的果实将会充盈我的梦境,那幸福惬意的酸甜终会流遍我的全身……

刘禅误

的大臣看了这些歌舞,想起了亡国的痛苦,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刘禅却嬉笑自若,并留下了“此间乐,不思蜀”的昏庸名句。旧臣邵正闻知此言后,悄悄对他说:“陛下,等会儿若司马昭再问您,您就哭着回答:‘先人坟墓,远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啊!’”这样,司马昭就能让陛下回蜀了。”刘禅听后,牢记在心。酒至半酣,司马昭果然发问是否还在思蜀,刘禅赶忙把邵正教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还假惺惺地挤了几滴眼泪。司马昭听了后笑着说:“噢,这话怎么像是邵正说的?”刘禅惊奇道:“你说的一点不错呀!”司马昭及左右大臣都笑了,刘禅也跟着傻笑。于是司马昭认为自己看清了刘禅是个不求上进的人,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没有想杀害他。由此,人们看不起刘禅了,祖业尽失,竟然还笑逐颜开,乐不思蜀。

事实上,在纷乱复杂的三国,看似愚蠢的刘禅虽不是个聪明有为的君主,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懦弱无能的人,他有着自己的生存智慧,那一项“扶不起的阿斗”的帽子,实在应该给他摘掉。《三国志》记载,刘备给刘禅的遗诏中有这么一段话:“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

更何況屈原是君主不察小人离间,才不得施反被黜远,身具荆山玉而不得识,那自然是可以去寻找应该的主人,即使是后人苛责也大约只会将矛头对准并不圣明的领导者,他为什么不转一转脚尖的方向呢?只需转一转脚尖的方向,他就可能走入别人一番洞天啊!可是他,他不!他宁可选择首如飞蓬,褴褛衣衫,一步步,将脚印刻在湘江水畔。

割舍不下,一是为物,二是为人。现在的我们习惯了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迁徙生活,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便捷的交通和频繁的走动让人们很难体味到那时一个小小的故土是怎样一种魂牵梦绕。那時的楚国,几乎就是屈原心尖儿上的一点疼痛,楚地独特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屈原自己的那一份缱绻情义,让他对于那片土地,简直是爱得发烫发热,糊涂震颤,以他的才学风华,婉转善辞,在当时各国君求贤若渴的情况下,去哪一个国家,恐怕都能够迎来命运的转折。可他不行,他不啊,他甚至连这样想一想都没有,他只是徘徊着,等待着,抚着那病长的茱萸眸茫等待着,他所想的,只是君主不识的哀愁担忧和那期待中的有朝一日。

三
过于痴了吗,屈子啊!有时是为这样一个个人感到委屈的。不论一些煌煌的大言,只是在读他留下的文字,就总是辨不清是人是鬼,是神是仙,懵懵懂懂的,就只觉得这样一个个人应该被好好对待。

他的诗篇总是像打碎了一地的玻璃,晃人的眼,扎得人双目疼痛。他带着我没有任何预兆地在水滨拔地而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东探羲和西回望舒,飞廉雷师绕着我转转而舞,食琼啖玉,云霓为旗,驱象驭龙,“思接千古远,胸怀寰宇宽”,凤迎凰送的遨游,瞬息千里,天津西极辗转浮来。留下这样凄婉绝艳,斑驳陆离的诗篇的人,这样深沉又滚烫的情感,为何就被辜负了呢?但于是一些不平和疑惑也就云散而去了,这样一个人,他自然是不能去妥协去转身的,带着一种浪漫的诗人的死心眼儿,他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宁溘死,甘流亡。

但必然这样琉璃一样的魂魄是不会被长久地忘在汨罗江里的,他对于故国的热爱,总能将那小小的一方江水沸腾,灼灼地蒸透了历史的迷雾,让后来人甚至当时人都看得分明。何处招魂?无需招魂罢,我们自当知道的,招魂也自楚国来。

屈原或许从那“君不行兮夷犹,蹇离留兮中洲”开始,他就注定了要和楚地纠缠一生。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屈原或许从那“君不行兮夷犹,蹇离留兮中洲”开始,他就注定了要和楚地纠缠一生。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读史札记

□ 张勇

说起刘禅,我们首先想起的一个词肯定是“扶不起的阿斗”。在很多人的眼里,他就是亡国之君,庸碌无能的代表。不妨拨开历史的迷雾,看看真实的刘禅到底几斤几两。

关于刘禅最早的记录,应该是赵云“单骑救主”。刘备兵败长坂坡时,刘禅与母亲甘夫人被乱兵冲散,赵云不顾自身安危,只身深入曹军,携带着襁褓中的阿斗拼死杀出重围。刘禅被俘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赐住宅、僮婢百人。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一些蜀汉

的成语——乐不思蜀。诸葛亮等贤臣相继去世后,蜀国逐渐衰败。公元263年,邓艾统率魏军围成都,刘禅不战而降,之后被送到洛阳。刘禅被俘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了笼络人心,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赐住宅、僮婢百人。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封了侯。有一次,司马昭大摆酒宴,请刘禅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宴会中间,还特地叫了一班歌女演出蜀地的歌舞。一些蜀汉

招魂也自楚国来

□ 孙小为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让一汪江水用一生去铭记。这或许是楚国,或许是荆州,一百年一千年,来过太多的人。他们酹酒,抒怀,掬起浑黄的水灌到肚里,有时还混着热泪,可汨罗江浩浩荡荡的,总不回头。

可在两千多年前,这水也停下来过,她呜咽着,打着转儿徘徊不去。她记住了一个人,这个人也久久长长地和这条江捆在了一起。

那个人姓屈,单名一个平字。

公元前340年,是屈原出生的那一年。若让我们以神的角度俯瞰,那么,此时距离秦楚丹阳之战,还有二十八年。

楚国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谁会想到楚国,那强盛的,以合纵之术对抗秦国连横之法的——“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楚国,会有如此出人意料急转的命运?而在这个处于峰顶的折点上,那个叫屈原的人,被历史有意无意地放在了风口浪尖。说不清是偶然还是必然了,从楚怀王对屈原的怒而远逐而疏甚至怒而黜开始,楚国的方向,悄悄偏移。

一切似乎都太过巧合与匪夷所思。那个礼乐文明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个国君,慈仁短折的怀王,作为一个锐意改革者,带着楚国走上顶峰的人,怎会让谗言轻轻巧巧地混沌双眼?怎会如此轻易地相信虎狼之秦的空口许诺?在那样一个大形势下,心覬天下的他,又为何因区区且虚无的六百里土地而斩绝自己的盟友?

前后楚王,判若两人。而处于这一转变分界的人,或者说被历史放在这个分界的人,正是屈原。

那样一个时代。战火,硝烟,无休止的征伐,大多数人总是不甚在意自己昨天在哪里,明天又该去往何处,那时士人有的多是一个“天下”的概念,诸侯国之间的征伐其实更像是一个广阔大国家的内部纷争,朝秦暮楚也是普遍且自然的,国家的道义界限并不分明,出入将相的士子们在乎的也许只是这个舞台而不去想是为谁而唱。

屈原或许从那“君不行兮夷犹,蹇离留兮中洲”开始,他就注定了要和楚地纠缠一生。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

那时士人所怀的愿望大抵不过是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将一家学说昭于天下,乱世彰大才,即使是为不功名不为利禄,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为了历史车轮的进一步滚动,也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换个阵营唱唱叹叹。